陈家骐

1958年以桂林市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在水电站动力装置专业学习了6年后毕业。退休前曾在国家经委技术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经济学（主要是数量经济学）研究。

左起：陈家骐、陈家骅和陈家骥

缘起有时缘落无期　教我如何不想她

——记陈家骐半个世纪的清华情缘

◯学生记者 王丹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个人考入清华大学，在旁人看来这必是光宗耀祖的事，若有两人考入，则必引起一阵骚动，那若是兄弟三人同时考入，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旁人就只剩“羡慕嫉妒恨”。这让人既羡慕又嫉妒的事就确确实实发生在“寿萱堂陈”这个书香世家，陈家骐就是继二哥陈家骅和大弟陈家骥之后考入清华大学那第三匹黑马。

抗美援朝参干、青岛基地炮兵团当兵、朝鲜清川江口守卫、旅大铁道炮兵连当兵、长江航运管理局轮机手……几年之后，他华丽转身——他“闯”入了清华园，勇敢地，骄傲地，自信地。不知那时的他是否已经预知，之后自己将与清华“纠缠”半个世纪之久。

说他是“闯”入，一点都没有夸张，唯有通过此字才能得以一窥他当年的那种力度和速度。在已经扔掉课本5年后，1956年陈家骐复学，一边准备中考一边补习高一各门课程，并成功插班到桂林中学高二年级。对于之后的两年高中学习，用多少形容词都不足以描述他的艰辛与痛楚，刻苦和努力。他的解题技艺在高三下学期已经达到了庖丁解牛的地步，他说：“在所有各科的考试中，我只需要工工整整地写就能完成试卷，而无需思考怎么求解。对我来说，不存在发挥好与坏的问题。”他一切的心血和汗水都凝聚在那张高中毕业证书和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中。

说到考取清华大学，不能不提一个人，那就是陈家骐反复提到的二哥——陈家骅。陈家骅在家中排名

老二，因大哥早年因病夭折，他顺理成章地承担起“领头羊”的责任；父亲英年早逝后，他又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长兄为父”的重担。陈家骅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水木工程系，陈家骐坦言，他们兄弟几个对二哥都特别崇拜也绝对信赖，他和大弟陈家骥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报考清华大学，绝对是因为受到了二哥的影响。“说实话，当时我自己都没有填志愿，是我二哥帮我填的。”“我二哥帮我填的是水电专业，无论别的专业怎么热门都不管，就是这个专业了。”谈起他的二哥，陈家骐总是难掩心中的自豪和崇拜，赶忙拿出他保存的所有关于二哥的照片和二哥的题字给我们看，摩挲着那些重新冲洗的老照片，一遍又一遍。

之所以对选择水电这个专业这么笃定，其实兄弟仨是有通盘考虑的。陈家骐介绍到，当时二哥考虑到国家积弱积贫，电力更是奇缺，“二哥对我们的期望都很高，他雄心勃勃地想要成立一个‘陈氏电力工程公司’，有水电老总，有火电老总。”“二哥在土木工程系，大弟学热电专业，我则学水电专业，这就是幻想的‘陈氏电力工程公司’专业配置的雏形。”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958年8月24号，陈家骐以桂林市第一名的成绩如愿考入清华水利工程系。

雄心勃勃的清华三兄弟：陈家骐（左）水能工程系（水电）、陈家骥（中）动力机械系（热电）
陈家骅（右）土木工程系

陈家骐（右二）与夫人同两位兄长合影

雨中“园”舞曲

“踏进清华园的那一刻，一切都那么新鲜、新奇。广阔的建筑群，古木苍苍；水木清华的秀丽，古老的图书馆和大礼堂的别致，二校门上“清华园”三个大字的敦厚，以及各宿舍楼取名这个斋那个斋的韵味……都令我振奋。”在历经世事沧桑的古稀老人的脸上，是孩童般的那种纯粹的欣喜和骄傲。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恍若昨日。

陈家骐继续回忆道，“我那时分在水46班，学号是580716，形状有点像解放军，志愿军的布制胸徽，我将它别在胸前显得更为踌躇满志。”

清华学习生活的紧张自不待言，“第一年带眼镜，第二年用痰盂”的传言早在陈家骐入学之前就已流传开来。由于他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刻苦勤奋，难度极高的数学测试几乎每次都能得5分（满分为5分），如果班里有两个人得满分，其中必有一个是陈家骐。在别人看来极富挑战性和繁重的课业在他那里也不过是“纸老虎”，要不然也就不会拿出大把的时间去练琴了。

陈家骐在单位演出中表演

陈家骐（后右）及夫人（后左）探望恩师陆以循及师母

陈家骐与恩师夫妇

是的，你没看错，是练琴，小提琴。当初离开桂林的时候，陈家骐带了三种乐器北上，一把二胡，一把小提琴和一根笛子。陈家骐回忆说，开学那年金秋十月的一天，他在明斋附近的布告栏中看见两则招生启示，一则是民乐队的，一则是小提琴学习班的。他果断地都报了名。

小提琴班考试那天，他不仅没带乐器，而且打赤脚就去了。“你知道打赤脚是什么意思吧？”陈家骐学长反问道，“就是没穿鞋，也没穿袜子。”说完之后，自己就在那里大笑起来。“音乐室主任陆以循先生要我先唱首歌，我选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当时我唱完春夏秋冬四季的第一段“春”时，陆老师显得高兴而亲切地说：‘好了’。然后让我背着钢琴，他则在低音部弹了几组半音，叫我分辨高低。测完后，先生说：“好了，回去吧。”几天后，陈家骐在小提琴班的录取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高兴得手舞足蹈”。

陆以循先生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语系，并显示出超凡的音乐天赋，继而留学东瀛，专攻音乐艺术，后回清华任教。陈家骐在清华呆了六年，他享受了陆以循先生六年单独上课的小灶待遇。“六年啊，陆老师一分钱都没收我的。”老人脸上的肌肉微微有些颤抖，对于当时“身份不好”的他来说，这不仅是对其音乐天赋的认可与肯定，更是一种生命的礼遇与无言的鼓励，仿佛一小束火苗持久地温暖着一颗需要解冻的心，没有炽烈，没有噼噼啪啦的声响，却春风化雨。

“严谨、真诚、质朴，有教无类，这就是陆老师的品格，清华的音乐品格，我一直很感恩。”陈家骐为向恩师表达自己的感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托二哥靠各种关系弄到一瓶三花酒（三花酒是当时桂林的三大宝之一）送给恩师。1999年拿到1000元的稿费后，考虑到师母没有退休金，给老师送去500元，还在信上特别注明“您千万别给我退回来”。2003年恩师仙逝后，陈家骐一直与恩师的子女保持着联系，对他们的近况了如指掌。

“先生您93个春秋的辛劳和您领导的音乐室陶冶的灵泉，与清华教书育人孕育的活水汇成一条滔滔江流——严谨的航路，真诚的航路，朴质的航路，一届届清华莘莘学子沿着这航路扬帆驶向成功。” 陈家骐在追忆恩师陆以循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

六年的清华生活在他80多年人生历程中的分量丝毫不用掂量，而陆以循老师在这六年中的分量更是同样用不着掂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有那样一个老师不嫌弃他的身份，尽心挖掘他身上的音乐才能，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始终给予他呵护和鼓励，那种温暖必定是会持续终生的。

半个世纪之后，陈家骐遥望自己的青葱岁月，总有那一支舞曲是留给清华园的，是留给陆以循先生和自己的，如果这支舞曲也有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应该就是《雨中“园”舞曲》吧。

此情绵延无绝期

1964年学满六年后，陈家骐从清华大学毕业。周遭的社会动荡与激变，使得裹挟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所做的各种反抗与努力都无异于螳臂当车，没有谁能例外。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生存、生活奔波，多变的人生际遇和复杂的社会环境都使得每个人无暇顾及其它，一切都充满了戏剧性，让人回味时仍禁不住胆战心惊、顿生感慨——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此时无言胜有言”。

陈家骐也没有例外。之前无限憧憬的“陈氏电力工

程公司”终究只能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干过多种工作，捱过极度压抑的低谷，冲过令人艳羡的巅峰，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你总能在他的讲述中嗅到一种紫色的清香，这是紫荆花的味道，母校的味道，历经半个世纪，不仅在他那里从未消失过，也从未减淡过，伴随着年轮一圈一圈的增加，愈加浓烈和纯粹了。

陈家骐说，清华严谨的学风对他之后的做人做事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他举例说，平时写字时如果写歪一笔，自己都会很在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这一生总是在透支，总是在顽强地工作。”“退休后，每天我都要唱《教我如何不想他》来抒发我对母校的爱和谢。”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他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他

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他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他

这首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对陈家骐而言，不仅仅让他对清华的思念有了具体的出口，更因了恩师而有了别样的意义。

值此母校百年华诞即将来临之际，为表达对慈母的孝爱与祈愿，谨以中华民俗“Liu Liu大顺”的谐音，捐赠 3×666.66元，请笑纳！

并祝《清华校友通讯》芝麻开花节节高！

祝编辑部全部人员健康喜乐！

致礼！

爱慈母的儿女：陈家骅（1957 土木）、陈家骥（1961春 动力）、陈家骐（1964 水利）

这封署名为“爱慈母的儿女”的捐款信就是2001年4月陈家骐三兄弟为庆贺母校九十华诞而写的，他们一起回到清华园，并每人捐款666.66元。诸如此类的捐款可以信手拈来：

2003年10月7日，在广西校友会理事会现场举行的校友年度捐款仪式上，陈家骐学长捐款1000元，这是现场最大捐款金额。

2010年5月13日，陈家骐携夫人来到《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向编辑部赠送了一方水晶纪念牌，恭祝《清华校友通讯》复刊30周年。同时他们也赠送给《水木清华》杂志一方水晶纪念牌。

2011年2月18日，陈家骐和拄着拐杖的老伴坐公交车来到《水木清华》杂志编辑部，向编辑部捐款3000元，以支持杂志创刊一年来的发展。这3000元全部来自于他们为数不多的退休金。

……

除了诸如此类的捐款，陈家骐还通过写文章等方式关注校友工作和母校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所有的这些都只能凝聚在前面那个省略号中了。

在采访一开始，陈家骐就说，“人一辈子真话可以适可而止，但不能说假话”。在这方面，他是向季羡林先生看齐的，季先生曾经说过“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对清华的爱没有最多最深，只有更深更浓。

他果真是循着恩师陆以循先生的路一直走来的，就像他自己写的那样，“严谨的航路，真诚的航路，朴质的航路”。

“去年我回去，你们刚穿新棉袍。今年我来看你们，你们变胖又变高。你们可记得，池里荷花变莲蓬？花少不愁没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陈家骐又唱起了那首熟悉的《西风的话》，年过八旬声音依旧像莲蓬般饱满，一曲终了，余音缭绕，久久，久久……

记者手记

2008年，陈家骐学长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爱的致谢》，文中提到了他的三次爱的致谢，分别是向母校、恩师和同窗。从1964年学长从清华毕业至今近50年，半个世纪，学长对母校的爱不仅未曾变淡，而且日益浓烈。作为晚辈的我们每念及此都心生感动。如果可以，请不要把这篇通讯当作是采访稿，而是一种寻找，在学长身上寻找那条叫做清华的路；也是一种致谢，爱的致谢，请允许我们代表清华的后来者们谢谢亲爱的陈家骐学长。谢谢他的爱。